

少年们是 怎样老去的

有人看见的是回忆；有人看见的是过去，有人看见的是自己

HOPE WE
NEVER GROW OLD

《萌芽》超人气作家
陈虹羽大王
敬献青春怀旧之作

陈虹羽
著

少年们或经历成长蜕变，
或经历残酷洗礼，
他们迫不及待地脱下稚嫩的外衣，
却又惧怕做不回青春的自己。
然而最终，所有人都将渐渐老去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少年们是 怎样老去的

HOPE WE
NEVER GROW OLD

陈虹羽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年们是怎样老去的 / 陈虹羽著. — 南京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580-0

I. ①少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80286号

书 名 少年们是怎样老去的
作 者 陈虹羽
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沁颖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 姚 丽
特约编辑 单诗杰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版式设计 段文婷
封面绘图 少年吴大
插图绘图 三 乖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180千字
印 张 8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,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580-0
定 价 28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64810892-604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1990S
砖砂时代



目录

伐木	076
左轮枪	058
鸟	039
我们的田野	017
校园猛兽	003

2010 **S**
玻璃时代

2000 **S**
钢铁时代

后记：少年时代再见

245

哀乐

226

苏幕遮与江城子

200

冰雹猜想

181

尘埃的尊严

154

速朽

133

失踪的杜明

1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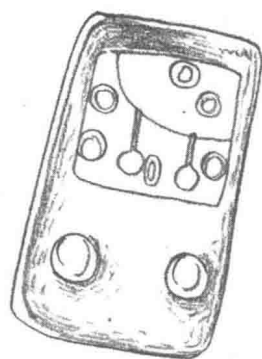
破碎拼图

096

吃祸

087

1990S 砖砂时代





♀^① 校园猛兽

我们在化工厂子弟初中读书时，每个学期都有为期一周的劳技课。

劳技课要干的活很简单——去化工厂厂区做清洁。

我们以年级为单位行动，三个年级正好分成三组。学校每两月派出一组去化工厂打扫一个星期，一个年级三个班的一两百名学生，便像杀菌剂一样涌入厂区，去清扫那些连保洁工都不愿清扫的卫生死角，比如机床的缝隙、窗框缝儿、

① 为方便读者阅读，在每个篇目的标题处都标明了本篇主人公的性别视角，“♂”代表男性视角，“♀”代表女性视角。





路灯甚至厕所。

在上世纪90年代，化工厂的厕所还是旱厕。光是说出“旱厕”这两个字，我都仿佛嗅到了那股穿越时空飘来的臭不可闻的味道。

作为备受老师优待的好学生，我当然从来没被分配到去旱厕打扫过。

而每次轮到我们年级出动，分配到打扫旱厕任务的学生小组里，都有刘月晗。

打扫旱厕几乎是一种惩罚。学校把厂区划分为三个区，分别分给三个班承包。而哪个班都不愿接受旱厕被分在自己的承包区域内。因此最后商量出一个相对公平的做法，即旱厕由三个班共同承包，每班派出两名学生，组成旱厕小组。

我不知道其他班是怎么选出这两名学生的，反正我们班，由铁打不动的刘月晗和另一个人组成。选择标准是在上一次考试中的成绩排名。

刘月晗是我们班永远的最后一名，好像家里也没什么权势。班主任马老师是个非常势利的人，这一点，连十三四岁的我们都能一眼看穿。有时考倒数第二的，是厂里某高层领导的孩子，马老师就会让倒数第三去旱厕小组。对此她从不给出解释，那个年代，也没学生敢质疑老师的权威。

我是班长，也是级委会成员，有时都根本没有打扫任务，而是做检查成果的人。我拿着个登记册，和带队老师及另两名学生一起，每天不定时对全厂区的清扫状况进行检查。我人缘



还不错，检查时经常放水。只要那些没彻底清除的污迹老师没看见，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

正因为每次我都去巡逻检查，我发现一件事。

早厕小组通常除了刘月啥外都是男生，而我每次去检查，他们都围在一起看连环画或者打扑克，或者干脆不见踪影，只有刘月啥独自一人在干活。她当然也不是干活利索的人，拿着个扫帚在地上戳戳戳，扫了半天屁用没有，地上照样满是白色的蛆。

这让我有些说不出的不舒服。我总是厌恶地皱着眉，大笔一挥，在登记册上记下“-5”。

查岗也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。劳技课之前教导主任专门跟我们强调过，绝不能趁劳技课期间擅自离岗。逃岗三次，是要被处分的。早厕小组的其他组员不在，自然逃不过领队老师的眼睛，我想帮着掩饰也有心无力。老师站得远远的，向刘月啥招招手，“喂，他们呢？”

“去游戏厅了。”她杵着扫帚站直，面无表情地回答。

“太可恶了。屡教不改。”老师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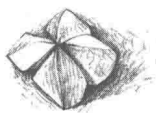
我只得在登记册上写下那几人的名字，并注明“逃岗”。

等见到那几个男生，我就跟他们说：“小心点吧，你们趁劳技课出去玩的事被老师知道了。”

为首的男生愤恨地说：“妈的，是刘月啥那个死三八告密的吧？”

我点点头。其实其他小组也有组员逃岗的情况，但厂区这么大，愿意帮人隐瞒的话，就说那人去帮别的小组干活了就行了。

“看我弄不死她。”



第二天结束劳动后，我和好朋友，也是班花的小季一起经过化工厂背后的小路回家。从那条小路能很快通往居民区，但因为街道上堆满工业垃圾，很少有人走。

我们看到那几个男生中的两个正在教训刘月晗。

“你说啊，你不是最喜欢跟老师告密了吗？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”一个横踹踢在她胯上。

刘月晗晃动了几下，紧闭着嘴。

“还长这么丑，怎么不去死啊？”又一个横踹。

刘月晗倒下了。

我和小季躲在一个垃圾桶后面看着这一切。“他们下手真狠。”我感慨。

“不过，谁让她告密呢？”小季说。

让我们没想到的是，另一个男生此时走过去，将那两个施暴的男生劝解开，随后在刘月晗耳边说了什么，护着她离开了现场。这个男生也是早厕小组的成员，我还以为他们全都对刘月晗恨之入骨呢。

我和小季从垃圾桶背后出来，继续往家走。经过那两个男生时，他们向我们打了个招呼。小季高傲且面无表情地点头回应。

男生指着被护送着远去的刘月晗的背影，拍着肚子大笑。

“什么事儿这么好笑啊？”我问

“告诉你们吧，有好戏看了。哈哈！”

“你们适可而止得了啊，别打她那么狠。教训一下就行了，出事了怎么办？”

“放心吧，没事。”



“刚才那男生怎么回事，暗恋刘月啥？”我问出这个问题，自己都忍不住笑了。刘月啥那么丑，暗恋她是瞎了眼吗？

“这就是我们说的好戏！”那两个男生神秘地挑了挑眉，争先恐后跟我和小季说着，“明天你们就等着瞧吧。可不许把这事儿告诉老师啊！”

“当我什么人了，我才不是那种告密的小人呢！”

“那是，我们相信你。”

我有些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就像电影里那种黑白两道通吃的大姐大。

马老师三十多岁，保养得很好，打扮得像明星一样，基本上每天都要换套衣服。她男人是化工厂的原料供货商，常年在外跑生意。我父亲是化工厂的采购部主任。两家这些年结下些交情。她家很有钱，在我们所有人都还住着单位分的房时，她就买下了南城第一个商业楼盘的公寓。我和父母一起去她家做过客，两百多平，跃层，铺着米白色的大理石地砖，茶几上的果盘里全摆的高级水果，糖盒里装的是外国巧克力。

她脾气暴躁，比如对刘月啥。有时刘月啥上课走神，她抓起一截粉笔就砸过去。刘月啥不交作业，她啪啪扇她耳光。刘月啥考倒数第一，语文数学英语都只有十几二十分，她用教鞭抽她背，一边抽一边说：“班里平均分都被你拖低快两个点，你害我们班又垫底！你就是颗老鼠屎，我今天打死你，打死你我家也有的是钱赔！”

可马老师对我很好，好得几乎像是一种讨好。只要有什么好事，比如南城的朗诵大赛推荐选手、市三好学生评选什么





的，马老师总是第一个想到我。如果我有什么题没有弄懂，她还很温柔地给我开小灶。可我成绩也不算拔尖。

关于这件事，我问过父母：“为什么马老师对我那么好啊？我们家又没有她家有钱。”

我爸说，你长大后就会明白的。

第二天，那出“好戏”的真相除了刘月晗，全年级都知道了。

那个男生根本不喜欢刘月晗。他先假装英雄救美获取她的信任，再把她骗到西三楼的四层，将她锁在里面。

锁在里面之后呢？我们没想那么远。

西三楼是化工厂一个废弃的楼舍。听说之前里面出过一起事故，一次死了七个工人，后来就开始闹鬼。现在我们只觉得它阴森恐怖，爬山虎覆盖了整个楼面，楼内暗沉沉的。每个化工厂的孩子都进去探过险，又被吓得屁滚尿流地跑出来了。

我们都觉得这次惩罚是公平的。首先，刘月晗作为一个又丑又爱告密的女生，根本就没有人权。其次，如果她稍微有那么一点自知之明，就应该明白那个男生约她到楼里见面绝对不怀好意。她若以为会被表白而欣然赴约，那只能怪她活该。

早晨集合解散后，她真的去了。等她先到，在里面等待时，男生大笑着过去关上了门，从外插上插销。

兴奋嘲笑一番后，我们忘记了这件事。我们离开了西三楼，将它荒凉地抛弃在那里。回到劳动岗位，像往常一样劳作、聊天、玩笑。即使需要打扫很脏的地方，也比在教室里上课



有意思。直到下午，在篮球场打扫的同学突然叫起来。篮球场能望到西三楼那边。我们跑过去，远远看到西三楼的南墙上，一个瘦小的身影摇摇晃晃挂在上面，扯着爬山虎的藤蔓往下攀爬。

“是刘月晗！”

“她从窗户里翻出来了！”

我们之中，没有一个人提出要去帮她。我们像在看一个小丑表演，兴致勃勃观看着她的笨拙与慌张。那几个谋划了这一切的男生，更是笑得无比夸张。他们觉得自己是英雄，替天行道惩罚了没人喜欢的刘月晗。

“她会掉下来吗？”

“放心，那个距离摔不死，只会摔断腿。”

“噢！”

所有人都在起哄、嘲笑，好像不这样做就是背叛了群体，并且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。刘月晗，她就像一条狗、一只老鼠。她能落得今日的下场，都因为她丑人多作怪。她不配得到我们的怜悯和尊重。

在她平安踏上地面时，班主任马老师来了。

“集合！”马老师气愤地说。

全班聚在一起，马老师叫我的名字，“你说，是怎么回事。”

我紧张地摇摇头，“不知道，不知道她怎么突然就从那边四楼的窗户翻了出来……”

肇事的男孩把手背在身后，给我竖了个大拇指。

“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”马老师转向刘月晗，“你不知道从那儿翻下来有多危险？出了事谁负责？！”





刘月晗小声辩驳：“我被锁在里面了。”

“你不会叫人吗？”

“我叫了，没人听到……”

“你——”马老师皱着眉，啧啧咋舌，“你怎么会被锁在里面？你没事去那儿干吗？”

刘月晗抬起头，丑陋的脸上闪过一丝恶毒的寒光。她的肿泡眼眯成一条缝，看向肇事的男孩。她指过去，报出他们的名字，“是他们！他们捉弄我！”

马老师不耐烦地叹了口气。她让那些男生后面几天的劳技课不用来了，自己在家反省写检查，又用食指狠狠戳向刘月晗脑门，“你，做事都不过脑子吗？就你这么蠢，只配扫厕所。明天一个人，把厕所全部打扫干净！”

这学期的劳技课结束后，我们都感受到了刘月晗的变化。

体育课自由活动时，女生七八人一拨跳皮筋。刚要开始游戏，一向独来独往的刘月晗竟走来我们之中，“能带我一个吗？”

我和其他女生对了个眼神，大家都一脸不情愿。可碍于情面，总不能直截了当地拒绝。

班花小季发话，“你看，我们八个人刚好分成两组，你再来，不就多一个了吗？”

我赶紧点头附和。

刘月晗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不跳就是了，我可以帮你们绑绳子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

“嗯。”

“那，那多不好。”

“没事，我愿意绷绳子，我看你们跳。”

我们同意了她的请求。可后来，我们发现她真的很笨。比如第一关皮筋的高度要绷在脚踝，第二关在膝盖，第三关在屁股，第四关在腰……这种约定俗成的玩法，她根本不懂。我们说第三关时，她茫然地看着我们。我们只能着急地对她喊：“屁股！屁股！”她还是不懂。我们只得没好气地解释：“把皮筋绷在屁股上！”

或者在运动后，她抱着一大堆汽水走过来，讨好地跟我们说：“大家喝吧。”我摆摆手拒绝，可她又说，“别啊，买都买了，你们不喝，就只能剩下了啊。”

于是我们心安理得地从她手里接过来喝掉。

如此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虽没把她当作朋友，但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样排挤她了。

男生欺负她时，我们先看够了热闹，再象征性地说几句公道话。

有天放学，我正像往常一样，和小季结伴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刘月晗从后面追上我们，小声说：“能借我点钱吗？”

“欸？”

“借给我点钱吧，我明天就还你们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双倍还给你们！”

我被她的许诺诱惑了。从兜里掏出五块，想着不妨试试。





虽不算多，但在那时也绝不算少。小季和我一样，决定借她五块钱试试。

隔天，我们真的分别收到了她还来的十块钱。

我和小季私底下讨论，“你说，刘月晗是不是傻啊？哪有借五块还十块的？”

“可能急用吧。”

“她要这么有钱，干吗还管我们借？”

“知道了，也不关我们的事啊。”

又隔了几天，刘月晗再次来向我们借钱。老规矩，还双倍。这次我和小季想都没想，就一人借了她二十。

二十很多了，是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的零花钱。

当收到刘月晗还来的四十块后，我和小季高兴坏了，去买下了饰品店里眼馋了好久的发卡。

后来，我们甚至开始期待刘月晗向我们借钱。她一提及借钱，我们几个被她借过的人都会争相借给她。她变得有些得意和神秘，比如我借给她时，她就会眨着眼踮起脚到我耳边说：

“我只问你和小季，还有赵美玲、周雨借过。”

这让我感到洋洋自得。赵美玲和周雨都是年级里比较出名的女孩，她们的美和小季不是一个风格。她们爱打扮，看起来成熟又时尚。我知道，被刘月晗借钱，是她对我们的一种肯定。

虽然跟刘月晗还是没什么共同话题，但我们开始真正帮她说话。男生嘲笑她丑时，我们会挡在她前面对男生反讽回去，

“就你帅？说人丑，也不先自己照照镜子。”

男生不跟我们一般见识。比起羞辱刘月晗，他们更想获得小季的好感。既然小季帮着出头，那就算了呗。渐渐地，男生